



凡塵曉遇

專欄

探望一棵樹

□ 李曉

一棵古樹，就是一部歷史教科書，一個生物基因庫，一個氣象數據庫，一幅民俗風景畫，它也是老祖宗一樣的存在。一棵年輕的樹，它是沿襲著老樹血脈基因的后輩，在古樹老樹面前，它懂得時間賦予的謙卑。

作家梁衡在《樹梢上的中國》里說，樹木是與語言文字、文物并行的人類第三部史書。

胡大哥是我在城里的故交，他偶尔写一点诗，但从来没拿去发表。胡大哥认为，写诗是自己情感的内分泌，与发表无关。胡大哥而今已从单位退休，除了含饴弄孙，就是闲云野鹤一般云游四方。这些年来，我见他面目清癯，行走翩然。我想，是因为他与山水肌肤相润，与草木亲密缠绵，他的骨血里，沸腾着大地气象。

胡大哥有一次在野外行走，遇到了一棵桂树，是金桂，据说有300多年了。桂树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树，一个枝丫，一片叶子，吞吐吸纳着大地精气，所以桂花才发出醇厚浓郁之香。这就像窖藏多年的老酒，你还没走进它，那种蒸腾的醇厚香气就缭绕开来。

胡大哥有次告诉我，他在家时有时默默地想那棵树，就找出拍摄的黑白照片看一看。胡大哥而今还珍藏着一个女子的照片，也偶尔拿出来望上一眼，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那是他的初恋，他握过她的手，梳过她的黑发。那棵树，就像一个人让胡大哥常常默想。想它时，胡大哥用鼻子猛地呼吸几下，就这样隔着时空，完成着一棵树送来的绿荫清凉气息。

胡大哥在城里朋友也不多，我还能隔三差五去他光线黯淡的小屋，一同翻看那些老照片，两个人神经质一样地喃喃自语。我有时感到，胡大哥这个光阴的潜水者，他是用时光深水冲洗着底片，或许只有回忆与凝眸，才能够让昨日时光温暖显影。30多年了，胡先生看着我由一个莽撞青年，到两鬓泛白的中年。我在他家里，炖汤，煮粥，静坐，躺下，打呼噜……成了莫逆之交。

胡大哥遇到的那棵树，也成为我的想念，仿佛是交

往到了一个共同的老友。不过我平时被一些俗事缠绕，加上一些莫名的焦虑，甚至潦草敷衍地打发着生活。所以像胡大哥那样，去一棵树下放松地坐一坐，便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栖息。在那样一棵树下的静坐，没有附和与逢迎，没有喧嚣与叫嚷，不知不觉和树产生了更多亲近。

有一天，我决定独自一人去看看那棵树。这棵树对我发出召唤，它在深夜梦境里对我婆娑起舞。一个人与亲人心有灵犀，有着神秘的感应。有一年我母亲病了，我在异地突觉耳根发烫。去了山中，我在风里看到了那棵桂树，苍翠如绿烟的树叶哗啦啦响，我摩挲着铠甲一样的树身，其间有一个树洞，我对它倾诉心事了。

在桂树下，我遇到一个乡间老太太，她也在这树下静坐。她告诉我，当年出嫁到这里时刚20岁，而今85岁了，嘴里还剩下6颗牙，她就用这6颗牙，来这树下咀嚼着自己青烟一样消散的人生。我还打听着老太太在这寂静山间度过的人生片段。当年，她坐着一顶大花轿，从百十里外的村子，咿咿呀呀来到这桂树不远处的老院子，和一个腿有残疾的男人共生下了8个儿女，病死1个，淹死1个，而今6个子女都在外地安了家，子孙们在外地开枝散叶繁衍着一个家族的血脉，她就和老头子守着那老屋度过余年。几乎每天，风里雨里，霜里雪里，老太太都要来到这桂树下坐一坐，瘪着一张漏风的嘴，和树说上几句悄悄话，这已成了她一日三餐之外的功课了。

老太太蹒跚着脚步走回家了，我躺在那树下睡了一觉，离开时，我回头，朝它深深鞠了一躬。

这是一棵值得亲近和敬仰的树，它在高天流云之下保持着笃定恣意生长，也给予着树下之人清凉的慰藉，它是大地之上，我的一个树亲人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）

照片风波

□ 陳維宣

年关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母亲。老人已离开我们两年了。想起妈妈，不由自主地翻出那张掀起一场风波的照片。

照片上是两位女性，一是85岁、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妈。虽然目光有点呆滞，但面孔溢出满满的慈祥。旁边高出妈妈半个头的中年女子，是照顾妈妈的保姆。她刚买了件旗袍。旗袍照的确风韵婉尔。保姆也姓陈，到家还没多久，主要是帮妈妈洗澡。的确，给妈妈洗澡很费力。她用力抗拒脱衣。请保姆帮衬我实在无计可施了。请保姆本没有错。只怪匆忙中忽略了把请保姆一事向成都带孙女的老婆讲明。当她在朋友圈看见保姆与老妈的照片后，心烦意乱起来，像打翻了醋瓶子。

川大培训基地的儿媳姐最先给我打电话：“妈妈这几天心情很糟，睡不好觉。你要做好准备。明天周末，我们照看小孩，妈妈已买了车票要回荣昌来。你准备受训吧？”儿媳语气轻松，但我感到力重千钧，忐忑不安起来。这件事怎么给老婆解释呢？她在成都照顾孙女，一去就是几年。相当辛苦。我不能伤害她呀！

那是七月份，孙女出世前几天，听到儿子的电话后，二话不说，老婆就匆匆收拾起简单的行装，第二天坐大巴车直奔成都。我虽然支持她去成都帮助儿子，但心里还是很担心。看见她隐约出现几丝白发，顿时心疼起来。她做了大半辈子小生意，卖桐子粑、盐茶蛋、糖红苕，贴补家用，还操持家务，真是太辛苦了！刚买了社保，放下生意安心耍了不到半年，又毫无怨言地往成都去带小孩了。老婆在家的時候，勤儉慣了，很少自己去買衣服，生病也忍着。她虽然对自己的穿着不讲究，但对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，打扫卫生一尘不染。可以说达到了“洁癖”。去成都这天，我一直把她送到车站。去了成都没多久，一点没有大都市生活经验的她，俨然成为了“老成都”。

我知道现在老婆回家不用去车站接了。她已是具备大都市生活能力的人了。我就在家心神不定地等着她。

计算到老婆快到家了，我又很想见她，但想起她会大发雷霆而恐怖起来。想到搞不好会让保姆很尴尬的。老母亲坐在一旁，依然在她的世界笑着。保姆小陈宽慰着我，“陈哥，不用担心，我给四姐解释，她会理解的。”因为老婆排老四，平时昵称四妹。

一会儿听到电梯开门声，接着走廊上传来皮鞋声，钥匙插入锁孔。每样声音都让我的紧张提高一度。门开了，老婆出现在面前。保姆主动向前叫她：“四姐，洗过手，准备吃饭了。”饭桌上，保姆告诉四姐她就在一个小区住，过来煮顿午饭，帮杨嬢嬢洗个澡。她恳切地对我老婆说：“四姐尽放100个心。我们都不是随便的人。”

我不发言。给妈妈夹了菜，又给老婆把最喜欢吃的烧白夹进她的碗里。我知道老婆是刀子嘴，豆腐心。很容易相信人的。一顿饭下来，风波烟消云散。下午陪老婆到夏布小镇转了转。晚上，她睡在我的臂挽上，让我更加感到自己是一个安全的港湾……

第三天，我把老婆送上返成都的出租车，小车飞驰远去。一座连接成渝两地的无形桥梁向前延展……我们是两边的桥墩，承受着时代变迁和美好的憧憬。（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）

止痛片

□ 馬卫

我至今没有吃过止痛片，因此止痛片能不能止痛，还真不知道。

之所以牢牢记住这种药名，是因为十多年前的一次乡村之行。那是夏末一天上午，我和文友观海一同去他堂妹家，堂妹叫他去摘梨子。

下了班车，再步行约二十分钟就到了，这地方的小地名叫滴翠岩，一道苍凉的古寨门，一坡长长的石梯，古色古香。堂妹一家四口，孩子在重庆主城读书，堂妹夫在甘肃打工，只她和公公守家。我们到的时候，老人端坐在一把竹制的躺椅上，微闭着眼睛。七十岁左右，脸色黝黑，身体羸弱，显然身患重病。

一番寒暄后，堂妹带我们去摘梨子。梨子叫苹果梨，复合味，挺香挺脆。有位老板流转土地种梨，销给上海超市，为了让村民不去偷食，他每家送了几株梨苗。

自我看到第一眼老人，心里就有点不安，多好的梨子吃着也没味。

摘了梨回家后，堂妹就忙着准备午饭。她早炖了个鸡，炒几个菜就行了。饭后，堂妹并没有请老人进饭厅一起吃，而是给他盛了大半碗，再舀了一碗鸡汤及一小盘菜端给老人。用一个茶几摆上，老人安安静静地吃起来。老人对我们的到来，视而不见。

我和观海喝着酒，低声问堂妹：老人有病？

堂妹低声回答：有病，肝癌晚期。

咋不医？

哎，一言难尽。

老人姓童，三儿两女，老伴已去世了多年，好不容易把孩子拖大。晚年轮流在三个儿子家住，一家管一个季度。大儿就是堂妹夫，常年在建筑工地打工，收入好点，但娃娃正在读书。二儿子年轻时喜欢炸鱼，到冲口水库炸鱼，把一手掌炸掉了，给一家私营企业当门卫，收入不高，娶的妻子智力低，仅能种地喂猪，育一女。三儿子能干，做生意，可是三儿媳绝不准男人私下给老人钱财。

老人愿医不？

老人也不愿医，坚决不住院治疗。

我

有点不相信，毕竟生命都

只有一次，老人就不想多活两天？现在的生活条件比起改革开放前好了很多。

吃了饭，我去找老人聊天。按万州风俗，称呼老人为姨爹。

姨爹，好呵。得这个病多久了？

老人有气无力，说话声音细、软，要悉心听才能听得明白。

去年冬天检查出来的。

没吃药呵？

吃了。

吃的啥？

止痛片。

为啥只吃止痛片？

哎，我们农村人，活上了七十，很满足了，不缺吃不缺穿，反正这个病也医不好，不如在家里过些洒脱的日子，还好些。

老人说，村里的夏老头，得的和他同样的病，没进一天医院，吃的止痛片，拖了八个月后才走。他拖了六个多月了。

老人的脸上看不到悲伤，也看不到绝望，像没有得病似的坦然。

那天，观海的堂妹送别我们时，我内心十分纠结。因为我知道，下次再来，肯定再见到老人了。

下山的路不太好走，石梯子软腿脚，加上堂妹送了我们不少新鲜梨子，挎包沉沉的。

心情更沉重，因为那个叫止痛片的药，真能止住痛吗？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